

全国知名作家吉林行作品展

晚饭后，本来要去参加一个活动，一脚跨出宾馆楼门时，抬头一看，不觉怔住了，一轮月亮搁在对面的那栋楼顶上。

确实是搁在楼顶的，不是悬在空中的。

这是长春冬天的月亮，我平生第一次看见。刚刚过去的白天，确实是晴空万里，玉宇澄清，而今天又是农历十七。十五的月亮十六圆，十七的月亮还不算扁。所有的客观因素都是生成一轮明月的条件，可是，这么大，这么圆，这么白亮，距离又这么切近，这样的月亮似乎只会出现在梦幻中。

我决定独自赏月。

人生地不熟，无人可约，何妨邀明月为伴。这家宾馆建筑古朴低调，周围空地辽阔，草木浩荡，一座座小土丘，在夜幕月影下，深幽静谧，而一条条林中小道，时断时续，尽显曲径通幽之雅意。天上一月，林中一人，凡尘在远处扰攘，近处只有人影与树影共徘徊。

虽说立春已过，而此地毕竟是长春。积雪覆盖着林下衰草，月光渗透入林，月光与雪光相映，夜色与树影重叠。有风，些微的风，些微的风依然是寒风。风源似乎藏在林中积雪里，风从脚下渗出，迅疾

明月照长春

□马步升

侵入体内，在房间积存的温暖，瞬间被驱逐殆尽，而我渴望的正是这种沁脾醒神的清冽。

这样的月亮真是少见。我生怕看错了，在空地上，转着圈儿，从各个方位抬头观看，确实是月亮，挂在长春的夜空中。林地足够脚步的丈量，空间足够思绪的张扬，林木混杂缭乱，高大者顶天立地，弱小者纵横倒伏，一如概念中的丛林世界。

我试着从树下小径，步入林木深处。有些路段的积雪被清除了，有些路段的积雪仍覆盖路面，有些路段的积雪化为冰，走在上面，得用心掌握脚底踩地时的幅度和力度，双手不能插入兜里，要让双臂担负翅膀功能，随时要帮助调整身体平衡。双手呢，也要随时做好准备，万一滑倒，要勇于牺牲自己，保护身体的其他部位。

任何事情都有从陌生到熟悉的渐进过程，在雪地上行走也一样。事实上，在童年的冬天，每天上学放学四十里路程，都是一尺宽的羊肠小道。穿着单薄的旧布鞋，双脚生满冻疮，从未妨碍我在积雪覆盖的山路上来回奔跑，偶尔滑倒，顺势可以溜出很远。后来，生活环境变了，在雪地上行走的“功夫”也就慢慢退化了。

望不见边界的林子里只有我一个人，生怕迷路，唯一可靠的路标是大地任何堪称高大的事物都遮蔽不了的月亮。每走出一段，我都要寻找月亮所在的方向。一棵高大的长白松矗立在路边，我想起了童年时代的躲猫猫游戏。我隐身树后，月亮被完全遮挡，我想，我也被长白松完全遮挡了，月亮也看不到我。我依偎着长白松，从树左探出左眼，月亮尽在我的左眼中，但月亮未必会看得见我，我又从树右探出右眼，月亮尽在我的右眼中，但月亮未必会看得见我。童年时，在一个明月之夜，我登高望远，浩大山川尽收眼底，不知因为什么，忽然撬动了孩子的某根神经，我想，人的眼睛这么小，为什么能装进这么大的天地？没有人能够回答我，至今我也没有真正懂得因为什么。

离开长白松，我躲在一棵只有胳膊粗细的白桦树后，将两只眼睛对准树干，向月亮望去，很奇怪，两只眼睛的视线都没有被遮挡，进入目光的却只有半边残月，只有用树干堵死一只眼睛，单独用另一只眼睛看出去，才可看见完整的月亮。当我从一棵与我眼睛高低完全等等的树杈望出去，树杈像童年时自己打造的弹弓，而月亮像是弹弓射出去的石子。

林中有一大片空地，积雪皑皑，在月光映照下，像是一块干净无尘的电影银幕。白天，参观了长影旧址博物馆，许多看过的电影，许多熟悉的银幕形象，尽管后来都知道出自长影，但当真正置身于这样一个电影圣地后，还是无法平复内心的激动。

童年时，看过的电影不算少，但大多都是重复观看，而且几乎没有完整看过一部，大多观看的都是电影的后半部，或者结局部分。冬季农闲时节，县里放映队给各村轮流放电影，我们村相对偏僻，信息不够通畅，得知今晚在某村放电影，放学后，我与伙伴奔跑十里山路回家，匆匆吃完晚饭，干完一些家务活，又呼朋引伴，朝着据说有电影的那个村庄跑去。到了那个村庄，没有电影，又说在另一个村庄，又一路奔跑跑去。就算是误传，也没有人沮丧抱怨，没有什么乘兴而来败兴而归的说法。去时兴致勃勃，返回时同样兴高采烈，在雪地上打打闹闹，回家时往往到了后半夜。月光照射在积雪的原野上，大地上空茫无尽。第二天，每当有人问起昨夜看的是什么电影，我们的统一回答都是：月亮照白墙。也有找着电影放映场地的時候，最幸运的，一般都到了电影的后半部，运气差的，则赶上电影结束。我看过多次《平原游击队》，看到的情节大多都是，李向阳给手枪里压上了那颗子弹，松井举起屠刀做最后的挣扎。而这部电影正是长影出品，今天白天，在这部电影的“出生地”，我再次温习了那些熟悉的银幕形象。

今夜，长春的月亮照射在林中雪地上，月光，雪光，银暮之光，在我的眼前交相辉映。

杨柳青青水岸新

□周廷辉

岸仅有一座青年湖还算得上“高大上”，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。流连在风情万种的柳荫下，徜徉在幽静的湖边古色古香的长廊里。看孩子们荡舟，观老人垂钓，坐在湖边幽静的一角，看湖水中的游鱼在水中嬉戏。

不知不觉中，青年湖几经变迁，已经是一处功能齐全的文化娱乐广场，大型水景喷泉和多个小游园，像是一座小型的口袋公园，留在了在此休闲及各地游人匆匆的步履。

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改革开放的东风不仅吹红了花朵的笑脸，也吹绿了河畔，布尔哈通河两岸逐渐变了样。两岸绿树掩映，拔地而起的一幢幢高楼鳞次栉比，当年窄小的“情人堤”，已是宽敞的滨河大道。南岸依河而建的一条带状的滨河公园，以独特的文化气息渗透于自然生态，人们在此休闲娱乐，成为延边地区独具魅力的滨水新景观。

布尔哈通河畔的美丽、幽静，延吉小城的风情以及和谐的气息，安抚了一颗漂泊的心，让我沉醉于此。当我融入了这座小城，习惯了这里的日常，我发现，在我心中，他乡已是故乡。

经常光顾的布尔哈通河，有着厚重的历史书写，在金代被称为星里水。她从哈尔滨岭潺潺而来的时候，就带着两岸的山光水色、风土人情、灿烂文化和悲壮的历史。先民们在布尔哈通河两岸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，它的点点滴滴为我串

联起延吉小城的过去与现在。赏读她，展望她，更惊喜她的日新月异。延吉市把“水文章”做得十足，“生态牌”打造出了一个延边的“小三峡”，延吉小城成为时尚的代言。走在街上，随便问一问，都会有人自豪地告诉你：“延吉，是家人满意的宜居城，众人喜欢的旅游城。”

我最喜欢夏日或初秋，到布尔哈通河亲水平台前，远眺夕阳。那个遥望夕阳的人，内心会升起一种无法掩饰的渴望。尤其是在等待夜幕降临，欣赏音乐喷泉的时刻，放慢脚步，放慢时光，平静地梳理自己的心绪，任目光随水流向远方。待感同身受地和游人一起惊呼的瞬间，两千多支音乐喷泉的喷头和八千多支彩灯随二十多架摇摆机喷出108米高度的水舞，每种水舞，变幻多姿，美轮美奂，延吉民族特色一一显现，延吉人把追逐的梦想放飞在“擎天玉柱”“天女散花”“向心飞舞”等异彩纷呈的喷水造型中，水的魅力，富有灵性的水的变化，水的形美与内涵充分体现。此刻，感知生活的本真和“水”的乐趣，真的可以忘却人间烦恼无数。

谢灵运有诗云：山水含清晖，清晖能娱人。有了好生态，自然就有好心态。四月的一天，与文友漫步在布尔哈通河彩虹桥至天池大桥段，惊喜地见到第一次飞来的白天鹅在悠闲觅食，白天鹅和野鸭，构成了一幅天然的优美生态画卷。

布尔哈通河上一座又一座气派的桥也令人钟爱，除作为延吉市地标的延

吉景观大桥外，新东桥、延东桥、延西桥、天池大桥、惠民桥、新民桥矗立在布尔哈通河上，已经成为延吉靓丽的“城市会客厅”。

那天，随采访团游览布尔哈通河上的桥。当远远地望见气派的天池大桥时，正值夕阳西下，一对对大大的“n”字形框架，由几十根钢索把天池大桥高高吊起，“n”字形倒影落在粉红色的水面上，形成一朵金灿灿的浪花，落在水中的晚霞沉醉迷人……

当一行人回到水滨之处的高楼，居高临下继续观赏布尔哈通河的夜色，山水文化小城的风采一览无余。两岸闪烁的霓虹，造型各异的民族风情景观撩拨着大家的眼眸。远望那一座座桥，闪烁的灯光把她们变成了童话里的“仙人桥”，波光水映，异彩纷呈。

一位久居他乡的朋友曾对我说：“看延吉大变化，走一走布尔哈通河，逛一逛布尔哈通河夜景，你就明白了‘羡慕’这两字的含义。啊，我真想把美丽的夜晚留在浪漫的布尔哈通河边。”

谁说不是呢，若是把这里比作“小香港”“夜上海”也不为过啊。而这种浪漫的景象，早已是延吉的一种生活日常。布尔哈通河，不仅仅是一种绿色的景观之路，她看得见山，看得见水，人们精神富足，生活富裕，幸福与和谐，也构成了别人眼中的风景。

河畔上的滨河路不断向西延伸，俨然一条“绿色长廊”，与街区相衔接，无论是上下班，还是休闲漫步，布尔哈通河上的滨河路已经是一条通向机场、高铁站、高速公路的重要交通要道，它把延吉人的风采和对未来的期望，顺着滨河大道传向四面八方。

触摸时光的肌理，延吉人民精心呵护着、建设着这条绿色的河，使得布尔哈通河一次次翻开新的篇章，人水相亲，生态和谐，布尔哈通河奇迹般地嬗变为国家5A级水利风景区。居者心怡，来者心悦，布尔哈通河的变迁，也恰恰是延吉走向文明、走向富裕的最好写照。



金东镇 摄

心香一缕

我的老师

□张立辉

一桌一椅一讲台
就是您的一生
山沟沟里的教书匠
就是您的名
您用一腔心血和午夜的油灯
燃成了
春的生机夏的热烈
秋的金色和冬的欢歌
把颗颗种子
捂成了满天星

如今
蛟龙入海，嫦娥飞天
您仍在深山
把笑容洒入了晚霞
期待并叮嘱一份遥远

您，没错过教师节
可您，居住的深山
每年的九月都挤满了鲜花



东北大地

只要稍有空闲，农安县巴吉垒镇的一些农民诗歌爱好者就聚在一起，吟诗写作，用诗歌表达农

民朴素的情感，用诗歌歌颂身边的美好。

曾经，我专程探访了农安县巴吉垒镇南洼子村，参与了一次小型诗歌创作分享会。几名当地农民诗歌爱好者以“贺新春”为题，手拿诗稿围坐一起，你一言，我一语，忙着为新春佳节创作诗歌作品。

“玉米成堆增富色，牛羊满圈秀成栏；贫穷远去乡村美，致富振兴道路宽……”一首《庆新年》朗诵过后，大家兴致勃勃地交流开来。“这首诗的意境很好，但有些字词还可以推敲，斟酌一下会更具诗意。”有的从创作技巧说起，有的从诗作意境讲起，没一会儿工夫就写下了10首讴歌乡村生活的诗作。

“像这样的诗歌交流会，我们每年都会开展几十场。”作为本场交流会的主持，有着近20年创作经验的李清泉告诉我，农民诗歌爱好者们在一起“碰撞”，激发创作灵感，庄稼丰收、移风易俗、农村环境……围绕主题思考，期待写出一首首反映乡村新风貌的好诗。

拿起锄头，耕田种地；放下锄头，吟诗作赋。在巴吉垒镇，人们早已习惯了像这样用诗歌言情写景、交朋会友。往往三五五个农民诗人相约而聚。虽不似古人那般曲水流觞，但一人一句，对酒当歌，也总会合作完成一首首“田园佳作”。“也许我们的诗歌并不太规范，但创作的灵感和激情都是来自现实生活。我们的创作都是有感而发，是最真实而又真诚的表达与抒怀。”巴吉垒镇农民诗人们热情又自信地诉说着自己的创作理念。

这里的农民怎么会如此热衷诗歌创作？这不得不

与农民诗人共话“诗乡”

□马璐

说是得益于“巴吉垒诗乡”浓厚的创作氛围与爱诗情结的传承。

巴吉垒镇坐落在吉林省中部，位于素有“黄龙府”之称的农安县内。独特的地域文化孕育出诗歌的沃土，20世纪60年代，巴吉垒镇被文化部命名为“诗乡”。

从1958年至今，巴吉垒镇共完成诗歌创作超过15万首，出版了《巴吉垒新歌》《田野放歌》《魂梦系黑土地》等近20册诗集。全镇4000余名诗歌爱好者播文明、育新风，这些沾泥土、带露珠、接地气的文字，为乡村振兴赋能，为吉林黑土沃野生花，也成了中国乡村变迁的一面镜子。

“今年粮食堆成山，我站山头入云端。撕块云彩擦擦汗，凑近太阳点袋烟。”极具浪漫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的农民诗歌，展现了农安大地的社会变革、文明进步和人们豪放、乐观、无畏的精神风貌。

“地里的庄稼不停长，我的诗就会一直写！”他们中间，李立国是镇里出了名的“创作能手”，十多年来他加入诗社，多次参加诗歌培训班，用一双干农活的手写出了数百首诗。交流会上李立国之至，写下了“红梅绽放千家美，白鹤翱翔百业兴”的诗句。他说“种地是我的主业，养牛是我的副业，而诗是一种生活方式。”

黑土种粮笔种诗，这就是当地农民诗歌文化和精神生活的真实写照。高产的庄稼成了诗行，特色的产业写满诗意，富饶的乡村美出诗境……在广阔的田野间，他们在“诗乡”的荣誉下，把群众性诗歌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，充满诗意。

责任编辑：王小微